

子 3
3565
1



門子多6
稱卷

門子3
號 3565
卷 1

程君房墨苑贊

方外司馬亢心世滓睽茲淪蕙游于大白作濁世觀已乃返而尚玄新都墨者以墨造烏稱曰在用能含惟緇能涅繫德之宅亦玄六漠斯稱不慮墨之用世善矣司馬氏試測其外理闇然玄著覲其內光深而晦照其為余識墨因為之



墨苑贊

滋蘭堂

賁曰
玄則尚白羗維守黑維執圃是式藻則
哆德羗維處嘿維藏室是則其攷精而
囊豹文則蔚如含光而吐犀神則瑩如
是之謂墨之用而儒之徒墨乎儒乎世
以為君房吾以為罔象之珠

江夏丁應泰



程幼博先生墨贊

今天下製墨盡出新安嘉靖間羅氏殫
其工力以媚權相是時貴重比于黃金
而幼博自少季即好是技神會其妙擲
羅氏墨而賤之曰豈有人品污下而技
高者耶宜乎其止此也遂深得調煙合
膠澆加以精密賞寄獨專無論在貨貿

墨贊



宣州縣志其率以

門之縣也自由若

軒首唱也補文章至心縣遂其甲縣軒

一軒寶異也彙典在汪令示異力美以

介辭琴函蘇有紫燭三和武焉其玄靈

之水且不封俗難名高而已香軒以理

之外且不徒欲獵名高而已者僚九郢
斤稽琴阮絃有游戲三昧在焉其玄靈
一種寶異如彛鼎珠玉夸示異代矣幼
博有節俠能文章至心雅逸其卑視權
門之隸也有由哉

宣州梅守箕季豹父



墨贊

凝霜之白汝涅之而淄汝復何知青
鐵之堅汝磨之而磷汝復何心誰
能與汝格誰不藉汝德既欲歸
儒何用逃墨

縣圃蕭雲舉書



釋問

客問於陳玄子曰韜晦以全身者逸士之
履也攄赤而登要者達宦之為也今子窮
縹緗之奧抱黃虞之畧轡綺繡之文有日
矣胡不侍彤墀登紫閣赤舄金章朱輪華
轂徒從事於筆研之間守一官而默也陳
玄子曰聖賢不能違時故遇不遇者蒼也

得不得者祿命也昔者舜以匹夫而升黃
屋以其遇堯也呂望黃耆為帝師以其遇
文王也伊尹起白屋而佐阿衡以其遇湯
也管仲解微纆而為仲父以其遇齊桓公
也鄧禹以玄髻而封侯以其遇光武也予
忝端方而不磨雅素而無染奈貝錦成萋
菲青蠅變白黑時不我以罔由自白故默

而守吾玄客曰遇合係乎時進退由乎己
排金門入紫闈孔方能之子奚不以黃金
為媒青蚨指路求金張以為援而自致于
青雲也陳玄子曰如子之言所謂以黃耳
之皮而補黑貂執白駒之步以議盜驪覩
世俗之碻碻未陟明堂而窺蒼壁也夫乞
哀於晦黑而以驕人於清晝者志士之所

深羞故掃門而求見者志卑上書以自通者行辱三公而銅臭者跡污草玄而仕莽天祿貽譏以合從而肘黃金黑裘空敝故以利傷行者匪幽玄之致也枉尋直尺匪方正之模也和光而同塵者匪堅貞之操也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吾亦玄默以待

用而已安能摩頂踵以覲銀黃客曰守黑需時既聞命矣縣黎之弗售也則韞匱而藏之青萍之弗試也則匣而寘之今既非子之時矣胡不卷而懷之潔身而去之而徒磨光刮垢冀以藻翰博名高何時超几研而升煙閣乎玄子道然而咲曰客之言似矣然未白予心也天之生才也將使其

文明區夏黼黻皇猷乎抑欲其如脂如韋
而罔裨實用乎將使其礪世磨鈍以替恭
默而鬯玄風乎抑欲其貞白自好而隱以
全其軀乎將使之由塗炭而躋煙霄乎抑
欲其閉松關而自適乎夫才不虛生世不
自治達人遺世君子憂時彼蒙莊遁跡於
漆園巢父洗耳於清流仲長統樂志於玄

虛周顥鬯心於綠葵孫子荆怡情於白石
天隨子逍遙於筆床田游巖膏育於泉石
黃綺茹紫芝張良從赤松亦各言其志已
此脫屣黔黎者之所為匪畱心當世者之
所希也客未覩乎應龍乎潛於潢汙為螻
螻所苦不知其將乘雷雨而起青霄也梗
柀長於深林荆棘翳之一旦遭匠石出之

新思
纂莽之中蔽大江而下用以棟明堂梁魏
闕故夫出幽而入顯者榱桷之美材也脫
泥淖而奮蒼冥者應龍之神異也由沉默
而華要者賢智之微猷也故昔玄光用晦
封侯松滋玄香染翰加封九錫小道獻精
龍香賜號子墨被召而拜客卿若夫人皇
造書契蒼頡制文字大禹錫玄圭西伯演

周易姬公興禮制孔子作春秋秦帝上封
禪漢高定律曆左丘纂國語孫子著兵法
賈誼策治安韓愈傳毛穎揚雄草太玄典
籍之所傳皆吾徒為之佐苟悻々以自潔
安能勛績勒鼎彛聲名垂竹帛也客於是
避席再拜歛衽而歎曰大哉君子之言所
謂待時而動磨而不磷者吾今而後益知

子之如圭如璧如金如錫也

予昔左宦江州偶得程幼博佳墨託為
陳玄答問今見墨苑希世寶藏遂錄登
附

閩中趙世顯



玄對

客有過余臧墨齋者向馬則對共得十有六則以
附於手譚客向別載

作書者不學北館中掃帚泥汁玄煙之功當倍於側
理陶泓三君三君備而如炭焉則興敗如漆焉則神
王其聚合異趣固所闕矣然得其解將几塵井水自
勝墨豬

書窓中明几淨榻不可缺者香也燃沈水香不如聞
花香聞花香不如聽茗香聽茗香不若觀墨香墨香

非蘭非麝非色非味逆于鼻沁于目故曰觀也人知
觀墨之香可與語墨昔楊用脩嗜古書云古書不唯
可讀乃有一種古香可愛古墨之香政堪與比
昔有論硯墨者以墨為中壽是殆不然夫研靜耳墨
且靜且動今研之久者止於趙宗賞鑒之家尚有右
軍輩手蹟墨之壽何如

筆秃烏退於塚紙敗烏灰於焰硯毀烏處於瓦礫唯
墨雖殘珪斷璧尚猶爭寶且三物同盡神去形留墨
出香入無至於聲臭雙泯蓋墨默仙也藏者久祕用

者尸解

有索余書者每令持一蠟半挺以代鴛羣久之古墨
盈篋強學人製豹皮明光錦諸囊分別貯之一日有
上宮之變篋箱麓中數百函昏黑皇遽誤以為珍寶
都負而趨固知多藏厚亡墨磨我矣然藏墨宜用藤
紙匣各塊一具既不悔盜亦不受徵

余姑嗜墨繼而嚴稍以忍磨之矣世有見人藏善墨
輒思置已篋中或塗抹惡札驅之於不言或緘攝鑷
固終身不一試者均謂墨癡知蓄墨而不知辨研知

鑒墨而不知養研知養研而不知收筆之均謂之墨
痴收筆之法子瞻妙矣養研自有秘訣在蓮房洗刷
之外要使淨潤新利方與水味相調墨色自娟相
映不可名言

吾鄉蓄墨自方伯文始余每過其寶硯齋輒舁數十
簾出賞古造時製無不備具客已應接不暇目難周
玩主人尚以嚙未盡收拾為恨今且忽除歛令物
之聚於所好一至此哉乃知其麓中小品必省為前
魚法者何當盡與乞得以充池腹每臨池洗研一思

及此近代之墨喧傳程君房者妙余始不為然后太
學洪汝舍以其第一者見遺果逼追古人曩絕特輩
前歛令彭伯錢品題備至今今復為吾鄉方伯文墨
之遇人豈但不脛而走異日御座前有如蠅呼萬
歲者必察天一之製矣昔子魯交耳得司馬氏齒
牙遂浪得名則君房可知

作畫用程君房墨煙霧將濛氣韻生動別增盤礴之
興良由其烟細膠清劑和杵熟流利滑潤故不粘礙
豪端而渾融楮上至於移蘭運竹醉後淋漓醲澹相

向遂欲生成

余嘗於高齋滿吳江後上試君房墨及乾鮮明如鑑始信仲將一點端有此理李廷珪后竟復有君房耶它可煙煤驅使

余每以古墨比之古琴人無解者二物其色玄同而斷紋斑斑愈拭愈瑩一也墨之古者如枯桐枝葉必黑光退盡者迺為佳妙又墨不須磨槩不須鼓四顧把玩以手拂弄可以終日

琴向材精漆久不向輕重有合百寶之屑乃重異常墨清煙者體輕苟合金玉諸屑成劑即膠氣盡而堅重如故二物寶色政同獨索解人不得

鞠通喜噉枯桐尤愛古墨說林言孫鳳琴中有此物後為道士以古墨屑給出余破產蓄一槩龍唇上蛀孔數百而余性復嗜墨每疑前身即是鞠通遂製金線綠文中戴之用以操槩弄墨觀者殆欲絕倒人知松煤不若桐煙桐烟不若穉膏不知廊延石油取以製墨黑光非常宋沈存中云石油一名脂水與泉水相禱憫而出土人以雉尾挹之乃采入缶中

類似淳漆燃之如麻其墨名延川石液者括所為也
括以此墨必大行於世何察之至今君房氏博物多
巧思盡遍搜一奮古人之製焉

一日洪汝舍於烏石園盛集辭客歌妓盡出其所藏
古硯與墨每硯一具副墨一枚中座拈題屬客各為
詩賦歌贊先成者奉君房墨二挺不則妓捧墨水一
升解醒余爾日頗敏給遂連得數十挺客至有不得
一挺者欲起見奪余戲之曰君既與白自當烏者無
已借齊奴如意碎以分子人如懷拱璧而去都人士

聞之以洪比王儉隸事余為陸澄後至一時美談云

萬曆壬寅夏十有二日若華時

客宗曰壽撰并書于響音泉齋中



讀墨

陳蔡圍中之甌埃尔阜祖也上黨嶺際
之松心尔正嫡也至今雲來居歛徧滿遊
迹繩：說：攻苦淡穀墨子之世其官不
貳其職不溺者耶

二千卷之黜乙汝之以長楊獵之夸詡汝

之以公輸氏之漆削汝之以相國寺之髹
塗汝之以大宗師之寓言汝之以鳴乎此
五墨：非夫晉平公之墨：也

其質則墨石之霏屑耶其膠則墨牡
之膚臧耶其水則墨菜之濫泉耶其
巧則墨翟之飛鳶耶其已幸則墨辰
之止賴以蔽其真耶

高奴之脂盧龍水二物君臣剗玄醴天
章沈郎解厥理有斐其文代剗剗
疇譜汝陳玄署汝客卿也磨硯不犁舐
筆不稽箸締洪潤以蠶是所謂四美既
具潭：又府相待而成者也

濟南臨邑邢侗子愿甫試

李唐鯉魚研寫于西塾

雲腴館時存

師毅城桐鄉侯傳適至



邵安與朱萬初帖曰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
還佳之久嘉品之絕野人為取免松柏之根
枝葉實於禱治之斫楓肪彝輪之每焚一丸
亦足助清苦今年天雨時行出潤溽暑特甚
萬初收石鼎清書香高齋蕭閒遂為一日之
借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蓋墨之
与香同一關紐亦猶書之與畫謎之與禪也

勿博燃涑成劑遂擅一時光價第成墨妖余譙勇

博墨剗之香幼博樵余墨有墨香即蘓合贅焉矧
夫龍腦余後謂劣博今日墨為政胡弗自後香並
焉政乎然香有至韻沉水梅檀非品也雕房綺閣
非地也肥肉醇酒非主也僧道過非客也勞薪
歎炭非食也淪肌撲鼻非賞也狎湘而將身臥淚
颺送微莫關奔而借舌清魂烟凝弱縷或無見鄙
於萬初尔劣博有意苟令君余將露司三日

濟南臨邑邢侗子應角寫于來禽館中



謝程幼博鴻臚惠墨

仙吏曾傳大隱聲
辭官俠骨尚縱橫
烟雲氣結松為友
文賦名高墨作卿
鴈錦封來玄玉瑩
豹囊懸處黛螺輕
中書老秃常搔首
懶借龍香沐管城
程幼博寄墨數螺道中為稅使所權戲
作志感

客卿聞已渡江涔烏有何緣問藝林楮
國交遊成落莫松侯封爵付銷沉思玄
但檢張衡賦守黑空遵老氏箴為語中
人休錯誤隄糜原不化黃金

穀城子慎行無垢甫



幼博老詞盟訪予草堂以所製玄
元靈氣見餉賦此請政
寂寥秋色在東籬有客相過喜不支帶
草畫窺松外徑墨花晴染竹間池狂來
忽起投車轄醉後還呼覆酒卮浪說廊
延遺法在輸君滿挈豹囊隨
繡水沈思孝

程幼博丈惠墨精詩扇用來韻賦
謝

汗漫浮槎渡六螯壯懷到處結羣髦焚
魚老古交游少馭霍何來氣象高
定逢和氏賞朱弦更羨郢人操
翩翾嘉會翻成別矯首雲霄一羽毛

余敬中



墨苑二十韻為

幼博兄賦

客卿推子墨揆藻擅詞場漸染依
毛穎觀摩友石鄉漆膠甘嘿守杵臼
結鄰芳寒燠調宜適春秋候始良
非烟浮黝黑入水識堅剛截紙鋒全

利塗金韻反戕六朝三朗鷲五季
衍潘常書帛輝魚袋遺丸襲豹
囊廊延然石燭冰井貯清漳易
水源何盛新都派更長減膠鬻子
遇點漆始君房注冷金壺汁雲凝
玉簡光品高卑九錫色古動三蒼
車輔芬殘瀋薄蹠煥典章肖形
森苑囿法象擬圭璋型鞅系鉤曲
丹青畫直方玄工冠簡帙雅式殿緇
黃天質超奚祖人官陋晉唐一螺不
恐試千古紀能藏豈曰隄麋細靡傳
異代香

東海于若瀛



賦程幼博墨

大鄣臚句英
 鑲佩蓀與荃
 投閒解
 墨綬所思在
 玄々朝食黝
 霧裡夕宿
 黓雲邊玉杵
 擣靈藥松滋
 淨窠
 天寒先生玉
 海深翰起風
 烟祖乃伯

陽聖禰彼韋奚賢不借龍麝芬
真氣滙玄元價比馮南金清耦閨
風僊爾既墨守爾亦肯方圓磨
頂寧自惜願助青藜然

縣圃蕭雲舉書



還樸齋墨評有序

余聞程幼博久而未盡其奇今游
至新都送張將軍兄弟悉試其所
治墨種、精絕令人心折謂技至
此乎已而丁南羽更津、其所造
墨法直是前無古人矣但執花功
臣也嘗攷古而得一二嗜墨者因

墨苑言 卷一
括出以貽幼博存而質之賞鑒之
家當亦不大相左

司馬君實宅無嗜好獨嗜墨蓄至百觔
蘇長公錦囊所貯不下數十百家第非
遠取韋誕奚超近亦稍類幼博庶不
西來真諦不爾即累二豹囊終是亂
亦見太宗枉了半生勞頓

景煥造墨甚精印文曰青壁篆其陰曰
副墨子僅造五十團曰此可以終身矣
余試墨如幼博去堅膩潤滑多不翅五
十團則幼博自足千槌矣何患子期未
至

李營丘惜墨如金唐高宗用墨鎮庫金
章宗購徽宗御製墨一兩價黃金一斤

欲做不能嘆謂墨收皆可謂珍愛極矣
我彼聖私何足尚此勿博游心此道大
費鏹鑪庶幾受病供養可以無愧

秀州包衡書于臨美館時

壬寅秋穉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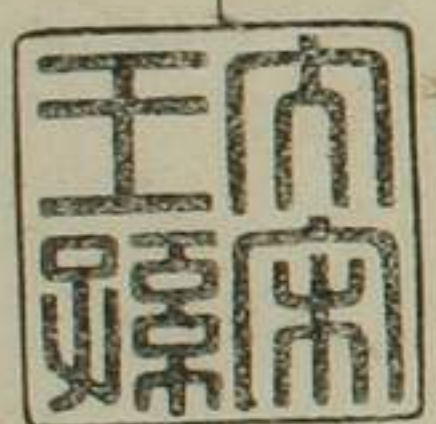
程君房墨評

夫墨之為德體黝而用澤黝以為質
而澤其文也黝而弗澤則徒質澤而
弗黝則空文要難以語墨之純德矣
在昔仲將一點如漆其彬者乎後此
如奚如潘率用墨德之純以鳴於時而
流於後蓋深於法而不詭乎法匪直以

藻飾為工也輒近世尚藻飾矣拙工
闇於法偽者法而詭黝且烏有何論其
澤徒藻飾以眩人魚目砒砒比肆而售
是墨德之賊也程幼博氏取古之法神
而化之黝而且澤質有其文體用備而
墨德純不計費不惜工不貳價以故竊
擅文壇而聲流華裔彼拙工無論偽

者見之有汗赤而遁耳予性好古尤喜
臨池頗有懸墨滿堂之癖每得程君
奇製輒用寶藏因書此以志之幼博
名大約君房其別字云

閩中趙世顯仁甫撰并書



墨偈有序

君之坊氏妙自墨宗三昧能天一滴之
墨如雨頭數周徧詞林以未嘗有詞
林之高標極許不為不備而余亦竊
於一之謬盟斯道云座以君禪力在請
以白法談墨子欣然筆之臨池作偈

印色印旬相 依旬成旬色
即旬印真實 不可終磨滅
大塊墨汁凝 昧者勤分別
年尼光等照 若以天一色

郢中吳文企書於

白門寓廬



幼博兄過訪出所製墨相示因賦
以贈之

墨池波隱寒蕭瑟 銀鈎蔓尾無顏
色側理空憐春雪溫 隄靡但憶秋
烟濕子墨何來自 客卿相看一喚
青雲生班行 舊典句臚直姓字

新更衛尉名袖中携得雙函在
松煤片、流蒼黛粉署遺丸豹作
囊帛書殘瀋魚為袋更有玄元
靈氣芬桐膏激破紫烟分銀臺一
點真如漆玉管千行捲以雲雄淡
疊、驚飛電風雨馮陵墨華散

妾珮今辭翡翠樓焚香昔奏笑
蓉殿俠氣由来與世疎蛾眉謠詠
意何如江潭屈子頻懷石梁獄鄒
陽藜上書世變滄桑却足數相
看此事成今古痛哭俄飛六月霜
長歌忽返三季雨白首誰之意氣

非風塵裘馬尚依稀鬚髯磔：
排霜戟笑落翩：振宦衣憩未
偃仰黃山側獨抱玄龍共朝夕
寫金壺冷注雲香飛玉滿寒凝雪
奚李遺珠未可求祇今誰復嗣風
流况嘲揚子玄仍白自署松滋萬

戶侯

萬曆壬寅冬日友人顧起元書



